

## 我一生没有什么，只是神的恩典

洪弟兄口述见证

那天在新公园，传福音的弟兄讲：“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，有什么益处？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魂生命？”（太十六 26）当时钱很容易赚，因为台湾什么都缺。我自己是个生意人，虽然没有想赚得全世界，可是这句话带我得救了。那是一九五〇年，说起来很奇妙，我就是要找一个真实的东西，我心里很清楚，知道这个宇宙间一定有一位神。宗教很多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，我并不清楚。所以，一听到福音，我就接受了。因为我没有“不信”的观念。

听了福音以后，我就觉得人活着不是单为着赚钱，人活着还有另外的目的。作生意的人一天到晚就是打算盘，我作生意作得很早；十六岁我父亲就开始教我学习管账，十八岁我就到分公司当经理了。我十八岁收学徒，我自己才十八岁，就有人给我磕头拜我作师傅呢。初中毕业，要进高中念书的时候，我父亲说，“你先把店里的生意，帮我料理一下。”我说，“不行啊，我还要读书。”可是父亲说，“你是第一个儿子，我现在身体不好，你应该帮我料理店里的事情。”那时父亲颇有权威，他怎么说，你就得怎么作。

他开始教我作什么呢？教我管仓库。仓库好多的货物怎么去分类、怎么整理，就学这个“理”。第一个是理，理什么？理这些货物，理物。他教我怎么样去整理东西，每一样货物都要自己亲自看过、编号、整理、统计、作账，教我这些。第二步就是教我理人。教我怎么样在店里管理这些职员，怎么理人。第三步，就要理事。理事，就是带我认识市场、外面的环境、商场、情形，这就叫作理事。无论是有关法律方面的，或是各方面交易的文件，我父亲自己写好以后，都叫我抄写。所以我的毛笔字和中文，是小的时候从写账开始的，因为中国人都用毛笔写帐。父亲收集的文件，我替他抄写，他训练我怎样处理中文的文件，怎样记账。这样差不多训练了五年。所以在里里外外生意上的事情，自然就有一个底子。

当父亲打发我到台湾去的时候，他说，“时局有变化，以后的日子不晓得怎么样，我们两个总要有一个出去。”他有这个眼光。因为我们家里人口很多，是大家庭，还有父亲有很多事业工厂等等。他说，他考虑下来，还是我出去，他就留在上海。这都是神的安排。所以我一个人到台湾，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这才尝到人情冷暖的滋味。因为在上海的时候，我父亲有很多朋友，所以他说，到台湾以后你去找某人某人，他会照顾你的。我年纪轻也不晓得，以为到时候他们会真的照顾我。哪晓得他们说，“我们这里住的也很挤呀，对

不起，我们也不能够接待你们。”我只好住旅馆去了；以后再租房子住。我这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朋友，都是利害关系。今天有利，他就是朋友，他利用着你，就是朋友；利用不到你，就不是朋友。根本没有什么真，也没有什么爱。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厉害的社会，所有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厉害上。我就觉得人在世界上如果没有真，没有爱，就没有什么意思；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些厉害关系，既没有真，有没有爱。

得救以后，召会第一次请爱筵，我们就去了，去到一个陈云高老弟兄家里。他住在台北极乐殡仪馆边上军人眷区。他的家很简单，都是泥巴地。召会还来一个爱筵通知，我也不懂就去参加。在我想爱筵至少有几桌，大家一起吃饭。哪晓得一去，弟兄蛮像样的，把招待的条子挂在胸前；坐的是长板凳，没有冷气，连电扇也没有，就弄一根竹子，下面挂块布，拉条绳子，一个滑轮。有一位弟兄站在门口，就拉那个绳子的滑轮，布就动了，就有点风，凉快一点。这就是台湾初期的光景。

等到吃饭的时候，我永不会忘记：一块豆腐干，一个馒头，大概有一片牛肉，一杯茶，就是这样。我还没遇见过请客是这样子的，第一次遇到。但是，我觉得这一班人不同：

第一，没有客套，很真；第二，就看到有爱。那就是我心里一直想要寻找的两样东西，我在这一班人中间找到了真和爱。

我一开始就被主吸引了。这班人和世界上的不同，因为我经常请客吃饭，都是应酬，没有真，也没有爱。我就在观念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。过去，认为基督徒就是作礼拜，作礼拜就是听传道，捐点钱，不认识什么是召会。那个时候刚刚信主，有一位弟兄，就是他带我信主的，他说，现在我们聚会连琴都没有，好不好我们俩买个琴。我说，好嘛，就买个琴送给会所，聚会也有人弹琴。

就这样买了琴以后，我再去聚会，感觉不同了。本来是很客气的，我去聚个会，聚会结束就走了，没有什么关系。然而因着有一点心愿摆上，这里有我所付出的，就有一点亲切感，开始在感觉上不一样。这样就调到召会的服事里面。开始服事什么呢？扫地，扫院子。那时候四会所在南京西路，现在很热闹，那时候没有什么人的。一个主日早晨，我在会所门口扫地，有一个朋友，也是同行，跟我招呼。他说，“洪先生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怎么扫地呢？”我们都是同业，他知道我的店，也知道我的公司。我说，“我在这里扫地啊！”他说，“你怎么有空到这里来扫地呢？”我说，“你不懂啊，这里扫地还没有你的分呢。”我们就从扫地、打扫厕所开始，那个时候台湾厕所没有抽水马桶，就是个坑，很简单的。要打扫

厕所，越是简单，越是要扫得干净。这是初期台湾的召会，先从作整洁开始。

然后进步一点，才可以作招待。至少常常聚会，你才够资格作招待。那么再进步一点，就是执事室值班。再进步一点，就学习作执事，不是真正的执事。排负责看望的，重在看望；那时没有小排聚会，就是重在照顾、看望。每排一本名册，有二、三十个弟兄的名字，就交给你负责。召会有特会，我们一家一家地送通启。弟兄姊妹有问题，你就要照顾、看望。本子上名字二、三十个，聚会就只有三、四个，大部分都是不大来聚会，但是你还得一家一家去看望。

有一次，去看望一位弟兄，他在家打麻将。他也不好意思，推说不在家。我们进去不好，不进去也不好，很为难。我们看望总是两个两个配搭，我们朝里面一看，是在打麻将，我们也不好意思进去。我们就说，好，就站在门口为他祷告罢。祷告大概不到半年，有一个主日早晨，这位弟兄自己得了重病，一翘一翘地到会所来了。主的管教显得很厉害，祷告主，主就医治他，他就来聚会了。

有一次，召会给了一个看望单子，我们就去找一位弟兄，门牌也不清楚。我去一看，没有门牌，只晓得某某巷，原来是一个违章建筑，就是人家的围墙边上，搭几个竹片，弄一点洋铁皮钉一钉的违章建筑，弟兄就住在里面。我们就进去

看，结果才知道他是肺病第三期。病得这个样子，没有一个人管他，我们就送他进医院。那时候没有汽车，两个人就坐一辆三轮车，把他载到医院去。X光一照，医生说，肺大概只有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九已经烂掉了。医生说，肺侵蚀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医了，已经到了末期了。医院不收，我只好陪他回去。送回去了，我说，“弟兄啊，你还想要些什么呢？”他说，想要吃咸鱼啦，要吃这样那样。第二天，我就给他买了。过了两天，我一想，这个肺病末期会传染的。我们人总是小信的，结果没事。过了大概三、五天，他就去世了，我帮他料理后事。也不晓得怎么就给我工厂的一个工人看见了，他说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怎么跑到这个地方，看这样的一个朋友。他觉得很惊奇。我去看一个贫苦的人，他觉得很奇怪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他不懂我们在主里，没有世界上的地位，这是在主里的一个弟兄，是召会安排我去服事的。

当我信主的那段时间，一面召会福音的灵很强，一面服事的带领和生命的操练也很实际。我们从生命的认识和生命的经历开始，操练对付罪、对付不义，所有亏欠人的，都要赔偿。有一次祷告，里头就觉得有一件事要对付：有一个朋友托卖一批货，我卖掉这批货的时候，赚了一些钱，但是我没有对他先讲清楚，我应该要拿多少回扣，要赚多少。我觉得这是不该，也是不义的。虽然这事已经过去几年了，我算

一算，我记得大概值五十两，或一百两黄金。于是，我带了金子到他家里去。他认为这个事情老早就过去了，我为什么要这样作呢？我说我是因为信了主以后，里头觉得不平安，所以要把钱还给你。同时，我也送一本圣经给他，告诉他信主的好处，传福音给他。这一件事，连他的太太都一直不了解。她说，“世界上作生意的，哪有人委托了你，还要送金条还的事情。你把货卖掉，赚一点钱也是应该的。”我就说，“不行，一定要还。”因为追求对付罪，所有不义的、亏欠人的都要赔偿。

关于对付世界的问题，怎样对付世界，就是说我们要朴素，把头发剪掉。早晨要守晨更，头发麻烦，就剪平头；起来洗个脸，六点钟到会所守晨更去，没有时间梳头。有一次，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出嫁，我们习惯上总是送个花篮、送个喜幛，上面写几个金字：百年好合，某某送某某结婚志喜等，都是这样送。那天正好是主日，主日晚上有擘饼聚会，所以我不去吃喜酒，但是又不能失礼，总要去一下再走。我进去的时候，喜幛上我的名字大概是掉下来，正好踩在我的脚底下。我一看，怎么我的名字踩在脚底下？我就觉得我在世界已经除名了；在世界上没有我的名字，不应该有我的名字挂在那里。这是主向我说话。哎呀，我去了一下，马上就走，

回去聚会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不送那些喜幛、花篮，统统都不送了，最多送点钱，这一套都不要了。

作生意总是有一些客户需要联络、吃饭、应酬。有一次，我们公司在一家酒家请客。其实，在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不抽烟，也不喝酒；不跳舞，也不打牌，这些统统都不懂。那一天去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说，“洪先生，我听说你信耶稣了。”我说，“是啊。”他说，“信耶稣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啊？”哎呀，当时我真恨不得挖个洞钻下去算了。其实我根本没有去过这些地方。从此以后，这些应酬也都没有了。

主一步一步带领我，叫我被分别出来。回头再想想，的确从分别出来以后，使我减少了很多麻烦。同时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这个招牌打出来了，就是某人信耶稣了。我们那个时候开的是“华南商场”和“华南纺织公司”，招牌很响。第一，税捐处都知道也公认，这家公司不作假账；凡是申报，我们都是得奖的。同行说这家是信耶稣的，说一不二，不会赖账，答应的事一定作到，很有信用。送礼、送钱，都没有分。有的弟兄作生意会问我，不说谎还作生意吗？好像作生意都要说谎。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真的有见证的话，反而更好。因为作生意讲信用，讲信用要信实，别人才相信你。所以这么多年下来，看见主的带领，就是以主的见证为第一。算下来也有四十五年了，回头再看一看，那是主的恩典。不是人

能作什么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四十岁的时候，有一位长辈送我一幅画，是高逸鸿画的，在台湾画牡丹很有名。他送我一幅画叫作富贵神仙。牡丹就是富贵，世界上的人都是讲富贵，要富也要贵，还要象神仙。人如果没有基督，哪里来的富？哪里来的贵？更何况神仙？所以唯有主的话是永远长存。从世界上所求的都是假的，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真的。我们不要看地上的东西，今天看看这个房子，很漂亮很好，但这是牡丹，很快就凋谢了。如果我们以这些作为我们的享乐的话，那就是愚昧的事。

我的家不在这里，我的家在主那里。因为孩子们都是在北投生的，我得救以后到北投四十五年了，那个房子我就住了四十五年，也没有动过。我原本可以买一块更大的地，可以买一个更好的房子；我手上盖的会所很多，但是我没有为自己盖房子。主给我预备的，我就感谢主；这是主预备的，不是我要的。

所以象保罗说，我们可以处富足，也可以处贫穷，我们随事随在都得了秘诀，在那加我力量者的里面，我凡事都能作。所以，环境的转变，都是主的考验，都是叫我们认识，如果你看重环境，让它在你里头有地位，那就中了恶者的圈套。所以要时时做醒，如果一受吸引，你就落在圈套里了，那就是撒但的圈套。那就是蛇，拿起来是一根杖，丢下去是

一条蛇。你可能用着它，它也可能咬你一口。地上的东西，原则上几乎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总不要受这些引诱、影响。

其实在主手里就是安息。人总是想样样要好一点，可是在主看，就是看世界的东西在我们心里有没有一个地位。作生意的人，要从钱里面出来，是个不容易的事情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是劳劳碌碌、辛辛苦苦，为了赚钱。可是，主就要我们从这里面出来。虽都要经过，但经过了以后，都要能“丢”。有的年轻人，他们只想发财；但是你有了，要象没有一样，这就需要主的恩典了。若没有主的恩典把我们救出来，撒但的欺骗跟圈套是很厉害的。人能胜过吗？只有在主的恩典里头才能胜过。不是我们能，是主的恩典能。

最近我们查读箴言、传道书和雅歌，看见所罗门写传道书的经历，乃是他什么都经过了，眼睛要看的，口要尝的，都得到了；得到了以后，他才写虚空的虚空。然后，他才知道爱中之爱，歌中之歌，他才有对基督爱的吸引。我有的时候想，年轻人你叫他不要爱世界，没有什么用的。除非有一天，他都尝过，他知道这个空了，才能够了解虚空的虚空，才能够知道基督的宝贝。以前我读雅歌，不太懂。圣经最难读的就是雅歌跟启示录这两卷书，这两卷书不容易懂。虽然晓得雅歌是属灵的经历，对主爱的经历，但是这一次再读，我得到很大的帮助。

有一段说，“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与我同去。”（歌二 10）另有一段她回答说，“我脱了衣裳，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，怎能再玷污呢？”（五 3）这就是说，有的时候我们在贪享属灵的安逸。我们也没有犯罪，也不爱世界，但是我们还在属灵安逸的享受里。这也是一个难处。在主面前顺服，你必须要有不断的、更新的奉献。最近我再回想这一次雅歌中的信息，再看倪弟兄的《歌中之歌》，他的信息对我就更觉仔细了。甚至连属灵的享受，还有属灵的骄傲，都是我们在主面前必须对付的一个过程。能够说主要怎样，就是怎样，顺服到一个情形，没有自己的拣选。主要我们走，我们就走；要我们停，我们就停。通常我们停了就不想走，走了就不想停。毛病就在这里，这就是我们的情形。这就是我们的己，还是有自己的选择，以自己为中心。

我这一次参加训练，里面感觉到李弟兄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能够尽职几次？要尽量抓住机会有分这样新鲜的话语。已过差不多有七、八年，我偶尔也参加训练，但都没有正常地参加。现在年轻一代出来了，他们跑得更快，我们应该让年轻人去作。所以我在一九八二年从巴西回来，我就有感觉应该停下来。我在召会里服事了将近四十年，我没有停过；召会里老一辈，如张湘泽弟兄已过去了，在北投配搭的长老一个一个都走了，只剩下我一个。我想是不是该停下来休息

一段时间。里头也有感觉，诗歌里有这么一段：“或是不用放一边。”我们在主手里被放一边，我们也可以接受，这也是个学习。因为在召会中作长老，也是作头啊。我想我从年幼就作人家师傅，以后作老板；在召会我又作长老，一直在作头，都是指挥别人，都是别人听我的。无形中“己”就被培养得很大了，因为都是人家听我的，我一直是作头的。所以有的弟兄就说，“哎呀，你在召会也是作老板。”我说，“我自己不觉得，我对主忠信，我该作什么就作什么。”但是，这个作老板的性格、个性要蒙拯救。所以这几年我就学习听话。年轻的长老怎么说，我就说阿门。学习听话，不去支配别人，反而接受别人的支配。

可是现在觉得这样作固然好像有点学习，可又偏了一点，太被动了，有一点逃避责任，没有积极地在主面前接受负担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好像炼铁一样，烧红了要丢在水里面，拿出来再烧，烧了再丢在水里，这样慢慢地铁才能炼成钢。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冷一冷，冷一冷再烧，烧到透，再烧，才能炼成钢。我们天然的人如果没有经过这些，要对付掉己是不太容易的。但是主有主的时候，非得要经过如此翻来翻去，要翻几次才行。

越过越觉得主的恩典是够多的，我们也不是自己选择什么，就在祂的恩典里，祂要怎么作，就随祂的意思作。更进

一步的，在我最近的祷告里一直寻求主的，就是让我能懂得主的心意。因主的爱好是我的爱好，盼望能够象主。已往我们的服事，说忠信也很忠信，也有点热心为主作工。当然主在我们身上不是说没有作，也作了一些。可是自己的意念，让主作还是不够多。我今天祷告说，“主啊，你留我在地上的年日，让我更成熟，和你的旨意更符合，与你更能调和为一。”这也不是我们自己能作得到的，只有求主的恩典。

所以这些年我蒙恩的见证，就是在神的恩典中，都是主的恩典，都是在主的手里。有人问我，生意怎么作？有人问我，儿女怎么带？还有人问我发财的秘诀，因为他们觉得我生意作得很成功。我说，“你爱主就好了。”你如果不爱主，钱赚再多都是累赘，只有害，没有益。因为数字没有底，都是圈圈：一千、一万、一百万……，全部都是圈圈，都是零。

孩子怎么教养呢？你只要爱主。孩子们就是看父母，看父母是怎么过生活；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他们就自然会受影响。你可以向不认识的人讲道，可是家里的人你没法讲道。你向儿子讲道没有用，你也不需要讲道；他就看你这个人，有没有道成肉身？道成肉身了，自然就有用。你没有生活的实际，讲再多都没有用。所以，爱主的家庭小孩就不一样。除非是神特别的一些作为。照正常来看，我们召会生活正常，小孩

是不会错、不会差的；就怕我们走偏了，没有好好的活在召会中。

我觉得我一生没有什么，只是在神的恩典中。前几天，有一位全时间同工说，“你过召会生活已经四十几年了。在这四十多年中召会几次的风波，你怎样能够站在，一直不停止聚会，一直在交通中，不受影响，没有被筛掉。你是怎么样才站立得稳呢？”这就是在神的恩典中。这是神的保守，不是凭自己的意志能站立得稳。你拿一支铅笔，你看它站得起来吗？你用手拿住，它就不会倒了。前提是手在那里，这个手就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不过是那支笔。

有的人不是不爱主，而是不重视神。其实神的恩典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，就看你重视不重视。有的人重视自己的看法，却不重视神的恩典，有属灵的骄傲，结果就受了其他的影响，就溜掉了，漏掉了，滑掉了。召会中这样的弟兄很多，都是有恩赐的弟兄，就溜掉了。我们没有什么恩赐，只要靠恩典。靠恩赐不行，靠恩赐留不住人，靠恩典才能留得住。我们自己晓得没有恩赐，就只有靠神的恩典，直到见主的面，能够在祂的恩典中。

有的弟兄问我，怎么样治理家庭？有的弟兄问我，怎样创业？怎样发财？怎样作生意？也有弟兄问我，怎样能够维持、站住在召会的生活里？我只有一个答案：就是神的恩典。

不是我们自己，乃是我们蒙了恩典；这恩典就是主耶稣，就是我们所依靠的那一位。这就是我们所学习的功课，怎样能够减掉我们的己。其实主给我们的基督没有大小之分，各人所得的基督都是一样的，各人的一份是一样的。没有谁特别多一点，或特别少一点，都是一样的。问题在于，我们的己消减多少，主的恩典就显明出来多少。恩典不会加多，也不会减少；因为恩典本身没有加多，也没有减少的问题。在乎我们的己减得越多，依靠祂越多，恩典也就越多。

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四日

## 去！使人眼睛得开

余姊妹见证

我算不上财主，但父母双全，衣食无忧，儿女乖巧，丈夫也为着全家过上一天更比一天好的日子而努力奔波着。人看可说是美满幸福了。但不知为什么内心深处总觉得干渴，快乐着可不觉得幸福；忙碌着可没有盼望。每天除了照顾孩子老人，自己还学习古筝，打高尔夫球，同朋友常常相约去喝英式下午茶；为刚刚落地移民的朋友两肋插刀，百忙当中还替别人接送甚至看管孩子，为的是让他们可以出去找工作。自己就是个活雷锋，大家幽默地称我“助人为乐办公室主

任”。

时间就这样在忙碌中一天天过去了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心好像总是没着没落的，总想找个对象倾诉，这个对象不是父母，不是老公，不是儿女，也不是朋友。不知道是谁，只感觉有需要！丈夫为了让我的生活更充实常常鼓励我去聚会，我毫不犹豫地说他才是应该去召会接受改良的。我既吃得苦中苦（任劳任怨不求富贵）又享得乐中乐（不骄不躁且不断提升自己）已经是人间楷模了。实在不需要！

有一天，我一起上学进修的同学跟我说，虽然你看上去好的东西都有了，可最好的你没有！我好奇地问什么是最好的？她说：“**就是我们这位主，耶稣基督！**”我不可思议的看着她，答应了与她一起去聚会。在聚会中神的爱深深打动了！我内心深处埋藏多年的那种渴望得到了满足！神给了我四个字：爱人爱我！是啊，这世上哪有一人不渴望爱？！哪有一个人的爱能让我们满足？！哪有一人没让你失望过？！哪有一人不是活在可怜软弱的光景中不需要被拯救？！真正的爱只有神自己！只有神的爱能满足我们内心的情怀！神在我们还不认识祂的时候，甚至在我们还与祂为敌的时候就爱了我们，并为着我们的罪流出宝血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！今天祂特地来寻找我们，安排一切来呼召我们，要我们回家！回到父爱的家中！在神的家中得享祂一切的丰富！